

凌源“老张家”的那些事儿

张姓是中华大姓，人口近亿，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，排名基本不出前五位，张姓随处可见，不奇怪，只是，在辽冀冀三地交界的凌源，张姓尤多，这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“文化现象”了。

凌源张姓人口众多的历史解析

凌源张姓多，与其临近的河北省有直接关系，因为张姓起源于隶属今河北邢台的清河县，清河有张姓祖祠。历史上的张姓，在河北势力不小，例如“张家口”这个地名，为什么不叫李家口、刘家口、王家口呢？您琢磨琢磨。

张家口域内过去有个县，现改为区：宣化区。宣化在辽史学界非常有名，因为那里有出过辽墓：宣化辽墓。

宣化辽墓不是契丹人的墓，而是汉人墓，是辽代官绅张世卿、张文藻、张世古等人的家族墓，张家曾与耶律氏联姻，所以，宣化张氏墓地里也埋契丹人，张家的契丹媳妇。

在辽代的中央政权里，韩刘马赵为汉人四大姓，特别是韩姓，在大辽朝可谓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，大辽摄政王、堂堂二当家的，那赫赫威权，不是清代多尔衮比得了的！

不过，辽代的汉姓四大家族也存在一个共同问题：“胡化”，太严重了。也就是说：权力有了，地位有了，财富有了，面子有了，但你的祖宗是谁呢？你的民族之根、文化之根在哪儿呢？你是“韩德让”而不是“耶律隆运”呢！

张姓则不同。张家认为，我们可以征服契丹，我们尊重现政权，我们认可民族融合，我们可与耶律拉亲家……但，我们是汉人，炎黄是我们的先祖，所以我们要读汉书、说汉话、遵循汉人的生活方式、信奉汉人的三观理念，而且，我们必须姓张，永远姓张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！

因为这份坚守与穷志气，人口众多的张姓，在辽朝的政治地位很一般，拼死拼活熬个小官小吏，到了辽代晚期，还出了个加速辽朝灭亡的张孝杰。

自张姓有史料记载的祖宗“挥”（黄帝之子），一个不盯老爸位置、不跟兄弟抢权的老实巴交造弓箭、甘于寂寞搞发明的人开始，许多张姓之人形成了这样的价值取向：当手艺人、做劳动者、成为承上启下的“职场中层”。

这个理想实在是太高大了，与中华诸姓比实在太没亮点了，但当您翻阅中华千年史，各朝各代，无论谁当家，张姓无处不在，而且所起的作用相当的微妙与重要。如在十六国的大动乱时代，被四面围攻，仍无比艰难地维系华夏文明根脉的，正是西北的前凉，西北的“张”。

宣化辽墓之所以有名，因为它保存了“汉人的传统”。在色彩缤纷的宣化辽墓壁画中，画中人几乎是汉人，汉人的衣冠、汉人的器皿、汉人的饮食、汉人的乐器……只有几个契丹人，小孩，端茶送水、备马升炉、打杂儿的。

别看宣化辽墓是汉人墓，但对外名气，可不逊于任何一座契丹辽墓！在辽史界，若不知宣化辽墓，将被嗤之以鼻，视为外行。

宣化墓室中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和精美壁画，引起了国内外出土学界的广泛关注。辽史专家纷纷来宣化，对此墓的各个课题展开研究，著书立说，把宣化辽墓誉为“地下艺术长廊”、“文化艺术宝库”！中国文物代表团曾携带宣化辽墓壁画摹本和出土文物出国展览，引起了轰动。

在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占山为王的纷乱时代，弱势的张氏，在甘肅武威，用“文化”顶着；

在契丹人当家的辽代，不过是干活的、小中层的张氏，在河北宣化，用“文化”顶着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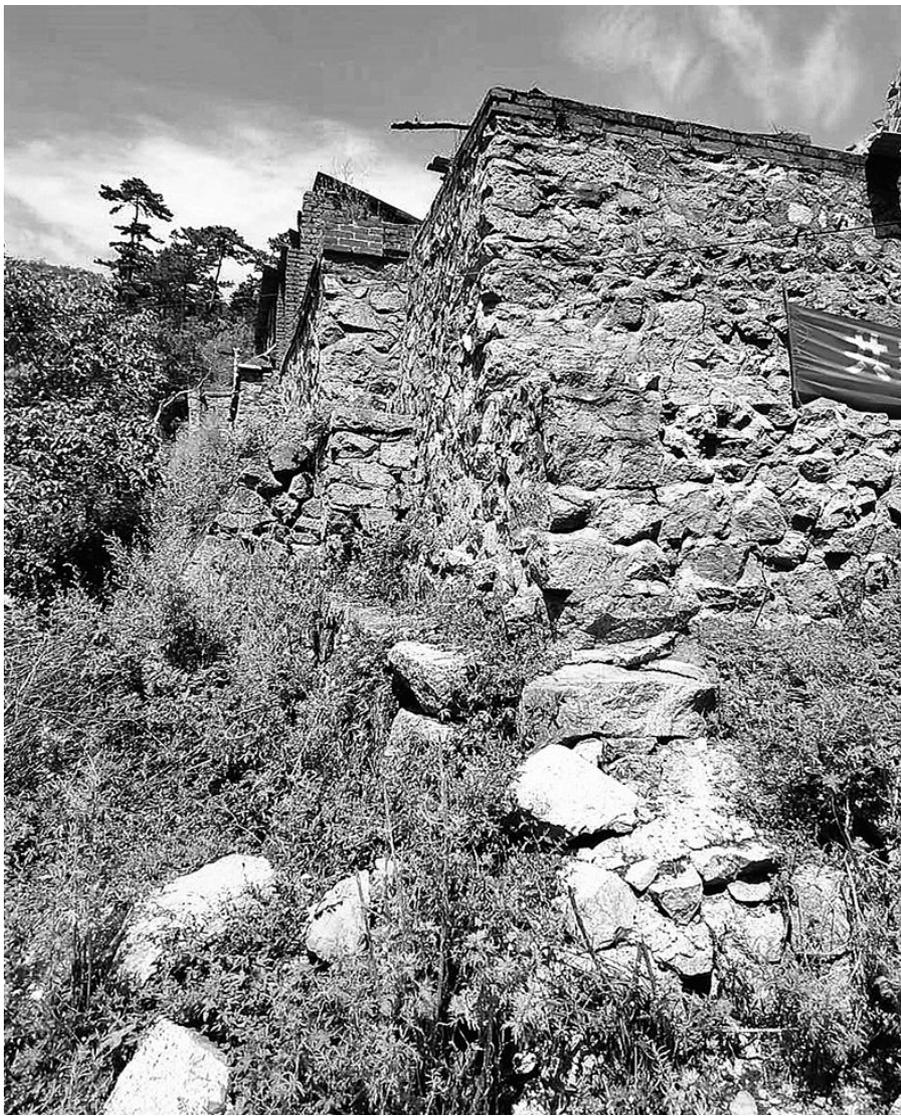
……

后世之人赞武威，赞宣化，到底赞什么呢？究其实质，就是赞古代汉人张氏那份“不合时宜”的良知坚守，赞张氏那份“不随波逐流”的穷志气！

宣化辽墓里葬着的那些张姓之人，就这脾气，如张世卿，辽代归化州（今宣化）清河郡人，汉族，地方绅士。

辽代大安年间宣化遭灾，饿死者无数，张世卿拿出谷物2500担，以解灾民之难。为此，辽帝特授其创业右班殿直，之后又累升到银青崇禄大夫、监察御史、支骑尉等官职，张世卿死后葬于宣化城西下八里辽墓群中。

其子张恭谦任辽国枢密院留承，并与耶律氏通婚，是辽代“以汉治汉”、“辽汉亲善”的一个范例。



凌源河坎子乡沙果子沟村张家老宅的高大石墙。

摄 凌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

来，而非山东。河北有张家口、辽宁建平有张家营子、康平有张家林场……他（她）们中的很多人，祖先是河北人，而非山东人。

只是，过去没有辽宁省、河北省的行政区划，这个区域的牌匾标志性国号，是大辽国，再早一点，是大燕国，因此，辽宁张氏是古辽人、古燕人，是血统纯正的土著居民、土著汉人。

所以，当人数众多的凌源张氏跟您讲辽宁历史时，须内心敬肃，洗耳恭听。

凌源张氏历任辽代榆州刺史

辽宁的城镇化建设及其密集程度，在全国位列前茅，这可不是从今天开始的。

真正意义上的辽宁城市群，是在辽代出现的，今日辽宁的许多城市名，是辽人起的，例如朝阳叫霸州、北票叫川州、建平叫惠州、喀左叫利州、凌源叫榆州……锦州，今天还叫锦州。

当年的古榆州刺史，相当于今天的凌源市长，姓张，名字起得很“现代”：张建立。

张建立死后，他的两个儿子张彦英、张彦胜先后接班，刺史之位，父子相袭，张家治下的凌源，百姓的幸福指数很高，活得很开心、很快乐。

上述信息的考证者，是凌源文化局的张龙兴老师，他看了很多书，查阅了很多文献，并把这些封尘的历史信息，一条条梳理出来，很珍贵。

张氏管凌源时，重视农业生产。凌源处于大凌河、青龙河两大水系间，水源充沛、水草丰美、土地平坦、气候适宜，特别适合耕种稼穡。所以，辽代的凌源人，家有余粮，吃喝不愁，周边地区都闹过饥荒，在凌源没听说过。

张氏管凌源时，重视商贸交流，建过“榷场”，鼓励老百姓做生意。所以，辽代的凌源人不差钱，但“凌源不穷”这件事，现在反而知者不多。

凌源出土的古钱特别多：秦半两、汉五铢、清通宝……古代的凌源人还自个“造钱”，居然造出八边形的铜币，谁见过？

有人形的凌源发现过一枚特殊的秦汉古钱，错版钱，俩钱没铸好，叠一块儿了！当年，这是

“废钱”，现在却增值了，一枚过千。

家有粮，又不缺钱，张刺史就鼓励百姓“玩文化”：修佛塔（十八里堡塔）、做鼓乐（榆州鼓乐）……辽代张氏给凌源打的“文化底”，挺厚。直至今天，凌源人还爱看皮影、看平剧，一看一个月，遗风犹存。

凌源人感戴张氏之功，为张氏父子建了“三官庙”，以纪念张建立、张彦英、张彦胜。

凌源张鹏飞曾与张作霖分庭抗礼

在辽宁地面，历史上出过很多“王”，基本上是胡姓王，汉姓王则屈指可数，仅三家：公孙氏、冯氏、张氏。

《三国演义》家喻户晓，实际上，当年是“四国”，除了魏、蜀、吴外，还应包括建都襄平（今辽阳）的公孙燕国，燕王为公孙渊，后被司马懿灭了；

这之后的十六国时代，出现一个建都龙城（今朝阳）的冯氏燕国，史称“北燕”，坚持了29年，后被北魏灭了；

辽宁最后的汉姓王，也是最后的“东北王”，就是中国人很熟悉的“二张”：张作霖与张学良。张作霖殒命的“皇姑屯事件”、特别是张学良引爆的“西安事变”，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。

在东北张氏政权里，除二张外，还有若干需要关注的“张”，如果说张作霖、张学良父子是“海城张”，那么张作霖的结拜兄弟、后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张景惠则为“台安张”，当过朝阳镇守使的张鹏飞算是“凌源张”。

张鹏飞的名号鲜为人知，他的位置却不可小视，何谓“朝阳镇守使”？以今天视角看，相当于辽西军分区司令。

从大面上讲，张鹏飞属“奉系”，但他可不是张作霖的嫡系班底，他是自己拉人马，凭个人本事起家的。当时以医巫闾山为界，辽东归张作霖，辽西归张鹏飞。

一笔，竟然写出了两个“张”，早晚是要兵戎相见的！果然，张鹏飞最终死于一场至今说不清细节的“奉系内讧”，他死于“谋杀”。

张鹏飞的史料记载很少，如下：张鹏飞（1876—1927），又名张翹，热河凌源（今属辽宁省）人，

中华民国军事将领。张鹏飞生于清德宗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出身富有家庭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，张鹏飞任凌源县议会议员，后混迹官场，亦官亦绅。1925年4月，张鹏飞任热河省全区保甲总办。10月，任热河承平镇守使兼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。同年冬，张鹏飞率从保甲改编而来的七个营的兵力进占朝阳县，任朝阳镇守使。任内，曾就阜新县的归属而同奉天省行政公署几次交涉。1926年，汤玉麟任热河督军后，张鹏飞遭逮捕。1927年，张鹏飞在热河承德病逝，终年51岁。

从这些记载看，张鹏飞是自己拉的人马；镇守使之位的获得，属“先斩后奏”；朝阳，是他率兵抢过来的；他还和张作霖争过阜新，他与辽东奉系的矛盾很深。

据凌源李志先生讲，张鹏飞曾想拍张作霖的马屁，派一营人马护送张作霖的财宝去奉天（今沈阳），哪想到那营长见财起意，杀了张家人，抢了张家宝，跑了……张作霖勃然大怒，张鹏飞不幸成了替罪羊！

而据官方史料分析，张鹏飞是栽在张作霖的铁哥们汤玉麟手里的，汤玉麟当上热河督军，一山不能容二虎，必然对坐地户张鹏飞下手，这是张鹏飞必然的宿命。

这里需要讲一下“热河”与东北的区划。在中国近代史上，“东北的省”规划很乱。日本侵略者曾给东北划了大大小小19个省，如用心叵测的“间岛省”，等于把东北大卸八块了！

日本侵略者倒台后，东北区域划为6省：黑龙江省、松江省、吉林省、辽东省（省会在安东）、辽宁省（省会在锦州）、热河省；再后来，东北变为4省：黑龙江省、吉林省、辽宁省、热河省。

热河是个地盘很大的省，后来热河省被拆解了，张家口随了今河北，内蒙收了今赤峰，至于朝阳啊、阜新啊，就并入辽宁。

当年，张鹏飞吃定朝阳后，又与张作霖争阜新，他是占了上风，却也招来了日后的杀身之祸。

仅此而言，当年的奉系联盟中，存在一个“奉天帮”、一个“热河帮”，“奉天帮”的舵主是张作霖，“热河帮”的老大是张鹏飞。

二张斗法，最终，“奉天帮”笑到了最后。

沙果子沟村里的“张家老宅”

张鹏飞祖籍河北围场，如前所述，张氏在河北势力很大，这种情势从辽代就开始了。

如果把辽宁作为一个近代移民省，那么辽宁张氏就又存在一个“山东张（张作霖）”与“河北张（张鹏飞）”的区分。

张鹏飞当年势力北进，就在凌源选了一处风水宝地，作为家族安身之所，留个后路。据说，当年他来凌源河坎子乡沙果子沟村，见一头吊睛白额猛虎卧于此，一眼相中此处，这是旺家吉地啊，一眼缘，就这儿了！

凭心而论，此地叫“沙果子沟村”，太通俗，太不上档次，应叫“张家卧虎地”，名字才既响亮又大气！

沙果子沟村的张氏老宅犹在，依山而建的高大石墙、旧屋、石臼、马槽、仓库皆在，那气派，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底子。

这个村的百姓，大多姓张，张鹏飞的直系、旁枝，俱在，当年的有钱人，今天的普通人。当地人杨印讲，这里的张家，旺了三代。

后来，张氏遭了劫难惨遭洗劫，“老张家那是真有钱呢！听老人讲，美元，当了糊墙纸；齐白石的画，剪成了鞋垫子……”杨印回忆道。

杨印也得过一件老张家祖宅的“物件”：好像是几件书画。他没当回事，以很便宜的价钱“半卖半送”给了一位外地的朋友，后有明白人提醒，那书画老有讲究了，传世之宝啊，哪能卖啊？！他再找朋友要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

张鹏飞虽然倒了，但凌源张姓的面子还在。如民国时凌源安权子乡魏沟的张姓女子，全嫁财主、军官级别的人，过去特别讲究门当户对。凌源市内有个姜家大院，当年主政的女人，不姓姜，姓张。

姜家大院后来拆了，一个精明的南方人把木料买走，回到南方建古宅，宣传本土文化。

也显贵过、也风光过、也破败过、也折腾过的张鹏飞后人，三穷三富走过来的凌源的“老张家”，终于明白一个似乎谁都懂，其实没几人真明白的大道理：热闹一场终是散，平平淡淡，才是真呢！

凌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